



露丝
(女友)

露丝曾经说：“你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同他开始。”我依然记得她说这句话时的样子。当时，她就抱着赤裸的双腿蜷缩在窗前的椅子上。她刚刚洗过澡，头发湿湿的，身上只穿着内衣，一条毛巾缠在头上。她的表情是如此的坦白而醒目，她正用一种好奇的目光望着我，更确切地说，她好像对此更多的是兴趣，而不是妒忌。她说：“答应我，好吗？”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身体投向窗外，落在那街对面的停车场上。外面下着雨，天色已渐渐暗下来，停车场上的广告牌闪着蓝色的霓虹灯光，看上去很美。我说：“听我说，我干吗要向你保证，我当然不会跟他有任何开始。”露丝说道：“我知道。可你还是要答应我。”于是我说：“我答应你。”说完，我的目光重新落到了她的身上，我想，她真不应该说这些话。

我和露丝似乎已经认识了一辈子那么久。

在两三个星期前，她认识了罗尔。他作为客座演员来到这个露丝已经为之工作了两年的歌剧院。据说他在此地并不会逗留很久，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才如此急切。她把电话打到了柏林。这里是我们曾经一起生活和居住的地方，直到她因为片约的关系不得不搬到了那座小城。我们两个都还不能适应没有对方的生活，所以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我想念她。

她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坐在空荡荡的、只剩下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厨房里，眼睛盯着墙，那墙上有一张不知她什么时候贴上去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今夜，今夜就会成为那难忘的一夜，就在今夜。”我一直想把它揭下去，可我却一直没有这么做。就像往常一样，我一拿起电话，她便立刻迫不及待地说起来：“我恋爱了。”接着她开始谈起罗尔。从她的声音里能够感受到她无法抑制的喜悦和兴奋，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使得我不由得站起身来，手里拿着电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让我无法平静，甚至于竟然有一点紧张。事实上我从未对她的男友产生过兴趣，她也一样没有看上过我的男友。电话那头她还在继续说着：“他的身材是那么高大。”她的话，就像人们在恋爱时通常说的那些话一样，可能也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不过听起来这段爱情好像和其他的或从前的那些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用了个星期的时间故意在对方的身边走来走去并不时眉来眼去。在某个节日的夜晚，两人在小城的商业街醉酒之后第一次接了吻。他们在剧本的两场之间躲在布景后面接吻；他们在餐厅里接吻，一直到同事都走光了，厨师们开始将椅子抬到餐桌上去。“他的手是如此的温软，”她这样说道。他剃着光头，有时候他会戴一副眼镜，那样使他看起来怪怪的，一根细细的、弯曲的金属架，跟他的脸型实在不相符。她说：“其实他更符合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真的，的确就是你的类型。如果你见到他，你一定会激动得昏倒在地！”我说：“我的类型，是什么意思？”露丝停了一下，随后格格地笑起来，说道：“说不清，或许只是身体上的感觉？或许有点与众不同的味道？”露丝说，他很会说些甜言蜜语，譬如：“你的眼睛颜色就像微风拂过青草地，露出草茎淡雅的白色。”她陶醉地背诵他说过的话。他还相当自负（她为此还取笑他），有点像个孩子。他在《暴风雨》中饰演卡利班，观众都为他而疯狂，一晚

接着一晚。她还告诉我他来自于慕尼黑，父亲早亡，他原本在大学里读的是哲学，夏季他将开车前往爱尔兰，夜里就睡在汽车里，打算尝试着坐在海边的礁石上写作。罗尔，露丝叫他“罗”。

我去看望露丝的时候——并不只是因为这段爱情故事，我本来也应该来看看她了——她来火车站接我。在她注意到我之前，我已经看到了她，她正沿着月台奔跑，左顾右盼地寻找我的影子。她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裙，头发高高地卷起来。她的脸上闪烁着光芒，整个身体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她的步法、她头部的动作，还有她那寻觅的眼神透露出一种期待——那种期待无论如何不能也从来不曾是属于我的。她还是没发现我，于是我干脆一下子挡在了她的面前，她吓了一跳，随后一把搂住我的脖子，亲吻着我说道：“亲爱的，亲爱的！”——她换了香水，有一种檀香木和柠檬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拉过她的双手，并紧紧地握住它们，注视着她的面孔，她的笑容让我感觉如此熟悉。

露丝在市心里租了一间公寓，很小，有点美国式的味道。一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巨大的玻璃窗前没有窗帘，唯有在卫生间里方能找到一块可以避开路人目光的空间。这幢楼房的对面是一个停车场，在那里泊车的人，都仿佛心不在焉又不由自主地会向这边张望几分钟。卧室很小，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架，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台音响。窗台上是一张照片，那是我们在柏林那间公寓窗外的风景，是她临走时我送她的。桌子上摆着一只产自摩洛哥的银质烟灰缸。浴室里，还有一张我的护照片镶在镜框里，挂在洗手盆上方。有一个下午我不得不独自一个人留在这房子里——露丝要去歌剧院，去采购，还有——

去见罗尔。我记得，我当时坐在了床前的椅子上，那当然是露丝的椅子。我点燃了一支香烟，开始静静地享受停车场里的人们注视的目光。霓虹灯箱闪烁着，这个房间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陌生，房门外的楼梯上昏暗而寂静。

露丝和我总是不一样，她拥有的和我恰好都是相反的。她身上圆润丰满的部位，在我这里就是干瘪瘦小，瘦骨嶙峋；我有一头黑黑的短发，而她则是一头浅色的长长卷发。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的嘴巴，均匀地组合成她如此精致、线条明朗的面庞。记得我第一次遇见她时，她戴着一副硕大的太阳镜，而在她摘下太阳镜之前，我就已经猜到她的眼睛该是什么颜色——那是绿色。

我本打算在此停留三天的时间，然后前往巴黎，从那里再返回柏林。这些日子以来，我总是去一些陌生的城市旅行，在某地漫无目的地游荡，消磨一个星期的时光，然后继续前行。可还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时，露丝就对我说：“多待一阵儿，好吗？”这座城市小得让人可以一览无余。火车站的后面便是步行街，市场广场上坐落着露丝工作的那家歌剧院，还有那走到哪里都抬头可见的教堂尖顶。露丝提着我的箱子，不时地观察着我的神情，事实上她很担心我会对这里的一切表示出嘲讽、不屑或傲慢，对于那步行街，那淘宝咖啡店，那商场，那酒店，还有她现在已经生活了两年的地方。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事实正好相反，我是如此嫉妒她在这座小城里的两年生活。可我却无法向她解释这是为什么。

我们坐在了意大利风格的冰咖啡店里，点了一客奶油草莓冰激凌、咖啡和水，我给自己点了一支烟，托着下巴享受着夏末的阳光。我想起了那首《在一个

小城里我可以无忧无虑》。侍者端上了咖啡壶、冰激凌杯、玻璃水杯，望着露丝出了神，而露丝却对此毫无觉察。这边的我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露丝显得很不安，冰激凌还没有吃完，又要了一杯咖啡，她的目光不断投向窗外的步行街，然后又回来落在自己的杯子里，时而急切地、匆忙地在人群中寻觅，时而又停在我的脸上，就这样不停地反复。最后她微微一笑，说道：“这很糟糕，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可说这话时，她看上去却完全不是那么沮丧。她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好吗？你只要实话实说就可以。”我于是说道：“露丝。”可她又认真地说道，“这对我很重要。”

在上一个星期里，她和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争吵，然后又恢复了平静。但是，看上去在慕尼黑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当着露丝的面，罗曾经跟那个女人通过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常常消失不见，不赴约会，要么就是迟到，有时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有时又甜言蜜语，急不可待，无法抗拒露丝的美貌诱惑。露丝说，她不清楚他到底要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她说：“或许他只是想和我上床。”直到我来看望她这个时候为止，他还没有和她上过床。但是曾经有传言说他的名声并不是很好。露丝当然不会为这些谣言所动，不过她还是说：“我可不想成为他的猎物，你明白吗？”说着用一种尤为纯真和坦率的目光望着我。那种目光几乎令我感到羞愧，为我自己，为罗，甚至为这世界上除她之外的所有人感到羞愧，于是我说：“露丝，别傻了，你不是什么猎物，没有人会出卖你，也不会有人要把你当做猎物追捕，我相信这一点。”我说这话是认真的。露丝好像一下子获得了慰藉，又找回了信心。她拉起我的手，说道：“那你呢？说说你怎么样吧。”我避而不答，她也不再追问，这也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多少年来的习惯：我不想说的时侯，她也不会再问。于是我们两个就这样静坐在午

后的阳光里，那种亲密的感觉令人几乎昏昏欲睡。

露丝还在睡。在我们一起合住第一套公寓的时候——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五年，还是十年？——我们就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经常是同时上床睡觉，一起躺下，面对面。露丝的眼睛在夜里显得深邃和明亮，她的嘴唇轻轻地动，咕哝着只言片语，喉咙里发出轻声的哼唱，然后我便进入了梦乡。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我从来不能这样地入睡，不知道露丝又如何。她总是睡得很沉，很深，仿佛被一种巨大的重力深深地吸引着，一动也不动。她总是趴着睡觉，一头长发散乱地搭在枕头上，她的面孔如此安详，犹如一座雕像一般。她的呼吸沉静而舒缓。我总是比她醒得早，醒来之后便躺在那里，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动不动地望着她。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吵架，我还威胁过她会在我睡着时将她的头发剪光。其实我们两个极少吵架，而我也不愿相信我竟然真的曾经说过那样的话。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那的确是真的。露丝有一只大得惊人的金属闹钟，它的铃声几乎能把人的耳朵震聋，但那也是唯一一个能叫醒露丝的闹铃。那只闹钟摆在她那一侧的床头边上。于是尽管我总是在她之前起床，但却从来不去叫醒她，而是让她在那骇人的闹铃声中醒来。每次她从睡梦中醒来，总是一脸地不情愿，勉强睁开双眼，起身拍一下那闹钟，随后马上伸手去摸她的烟——每天临睡前，她总是会把香烟摆在床边。她给自己点燃一支烟，缩回身子靠到枕头上，一边吐着烟雾，一边叹着气，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她会跟我说一句：“早上好。”后来她说她戒掉了每天早上醒来吸一支烟的习惯，不过那是在别的地方，别的床上。也或许是因为，我们不再在一张床上醒来。

在莫里哀的《人类的敌人》中，露丝扮演爱丽亚特。当她还在大学里攻读表演专业的时候，我曾经多次观看过她的演出。在饰演伊普森的《北部行军》中的诺曼女王的形象时，她那娇小的身体被包裹在一张大熊皮里，长长的头发盘在头顶，好像一片云朵的形状。她站在一只渔船里被拖到舞台上，然后用尽气力大声叫喊了两个小时；在扮演麦克贝斯夫人的时候，她的身体俯卧着被一根丝线吊在一面白墙跟前，像鱼儿一样，两只手不停地做滑水的动作；最滑稽的我想莫过于她在施瓦普的《女总统》一剧饰演的玛里德一角，身穿灰色清洁罩衣的她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她的角色就是蜷缩在一张桌子底下。露丝是一个不错的演员，她的表演诙谐灵活，动作到位，活灵活现。可是在我的眼里，她始终都是露丝，我总是能认出她，她的面孔，她的声音，她的举手投足她的哪怕最细微的一个表情和动作。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总是在有意识地去找回我的那个她——她总还是那个露丝：那个每天早上动作极慢地穿衣服，一件一件，却十分仔细，然后站在镜子跟前，用一种特殊的、只在镜子跟前才有的神情，并且总是从侧面打量的露丝；那个在喝咖啡的时候总是用两只手端着托碟，直到将它喝光才会放下的露丝；那个吸烟的露丝；那个涂睫毛油的露丝；那个在打电话的时候会歪着头对着听筒微笑的露丝。

一次，老师留了一个人物表演的作业，起初她打算饰演我，于是她花了三天的时间一丝不苟地跟在我的身后跑来跑去，模仿我的每一个动作，直到我忍无可忍地站在房间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对她大喊着，她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后来她改为模仿她的母亲，那逼真准确的程度让我看了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这场《人类的敌人》的演出编排十分简洁而且忠实于原著，完全不像当年那些实习作品那样充满了混乱和即兴创作。起初我觉得有点无聊，但后来便越来

越觉得它很不错，也许是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似乎很遥远的露丝。她穿着一件海军服式的童装，长头发变成了一根辫子，她的形象很清晰，从容而冷静。只是她的嗓音对于爱丽亚特这个角色来说有点颤抖和沙哑，好像被刻意压低的嗓音，但事实上并不是。只听她说道：“不，爱不该如此。爱必须要不断升华，在最美的灯光下欣赏它的拥有者。没有任何邪恶的面孔会伤害它的目光。爱要受到鼓舞，要敬仰，要赞美，要珍视，任何过失都会被视为一种优点，而且还会为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我很失望，可同时又感到很欣慰，庆幸自己看到的露丝不是舞台上的那个赛莉美娜，那个为了爱失去了理性的任由人伤害的女人。每一场落幕观众都爆发出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这也是我在这座小城里唯一期待看到的东西。露丝笑容满面地向观众深深地鞠躬。她有了一个新的习惯，就是像一个孩子似的立刻飞奔下台。以前登台之后她总是迟疑不定的样子，好像很不愿意离开舞台似的。我坐在那里，直到最后一个观众离开演出大厅。舞台工作人员开始拆除布景，灯光也熄灭了，台上扬起的灰尘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那么妒忌露丝的表演天赋，妒忌她的这份职业，妒忌她得到的掌声，还有那成名的机会。不知什么时候这种妒忌渐渐被理智所代替，那就是我清楚自己绝对不适合舞台上的生活，而且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俯着身子坐在空荡荡的观众座席里，试着去理解露丝，去体会她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她工作的方式，她的感觉。我甚至连一丝一毫都体会不到，于是我站起了身，朝歌剧院餐厅走去。

罗尔在试演舞台的演出十一点钟左右结束，露丝请求我和她一起等候罗尔。

当她从柏林迁往这座小城，并从我们共同生活的公寓中搬出来的时候，我甚至连将一只小小的行李箱提到搬家公司的卡车上都不能够。露丝的全家人都为

她此次搬家赶了过来——她的母亲，她的两个姐妹还有她的兄嫂。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吃了早餐。那是在一月，冬季刺眼的阳光无情地透过玻璃窗射进来。我试着将早餐时间尽可能地拖得久一点，但不知什么时候它终究还是结束了，所有人都站起来，开始整理露丝的东西。我依旧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里守着那些剩下的早餐和杯盘，呆愣愣地仿佛石化了一般。我的手紧紧地抓住椅子的扶手，我不能动，好像我从来就没有学会如何从这把椅子上站起身来。露丝的家人在我的身边转来转去，衣橱、椅子、箱子穿过房间被推到客厅门口，露丝的箱子、盒子还有她的床、书架、橱柜、写字台，这里所有属于她的一半，一件一件被抬下了三层楼梯，他们或许很希望我能意识到他们对我的表现不满——多么难以置信，多么的失礼。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我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麻木地。房门大大地敞开着，冷空气涌了进来。露丝站在我的身边，将她脏兮兮的手抚在我的面颊上，然后又走开。当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完毕，露丝的姐姐将早餐的餐具也装进了最后一只空着的箱子中，接着连桌子也搬了出去。地板上丢着碎的鸡蛋皮、一只果酱瓶，还有一个咖啡杯。我站起身。露丝的一家人都消失在了楼道里。露丝的哥哥正在楼下的货车上使劲地按喇叭。露丝穿上了大衣，我们面对面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拥抱在一起。露丝说：“回头见。”也或许是我说的这句话。然后她走了。我在她身后锁上了房门，然后在门前驻足很久，直到我确定他们已经离开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那间露丝住过的那个房间。它一度空了很久，一个月，两个月，然后三个月。最后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在那间屋子里看那种老式的模拟数字录像带。我坐在一把椅子上，运转中的放映机发出嗡嗡的声音，白色的墙上投影出一个在沙丘上奔跑着的孩子，那应该就是当年的我。

大概在五六月份的时候，我干脆把我的床搬进了露丝的房间，就放在当初摆放她的床的那个位置。

歌剧院的餐厅很小，空气混浊，且烟雾缭绕。硬塑料贴面的桌子，木制长凳，球形吊灯，以及贴着镜面的四墙，这一切非但没有使这个房间看起来大一些，反而令空间变得更加拥挤和狭小，愈发显得杂乱无章。后排的桌子边坐的是技术人员，前排的都是演员。在柜台的后面，一位看上去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的女厨师正在晃动着她那臃肿的身体费力地开启一瓶啤酒。没有看到露丝。我找到仅剩下一张空桌子坐了下来，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葡萄酒——我还拿不定主意：不知自己是想要清醒还是更愿意喝个酩酊大醉。我想知道我的旅行箱在哪儿。露丝大概把它带到了她的化妆间去了，也可能交给了门卫。忽然之间我很想拿回我的东西，我的书，我的记事本。我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跟这个歌剧院毫无瓜葛的人，并且是独自一个人坐在这桌边——这种感觉让我的内心感到某种不安。我朝那些演员们望过去，在他们中间看不到哪一个人像露丝所说的那样高太，剃着光头，还拥有一张孩子般的却又颇具男人味道的脸。然后餐厅的门开了，他，走了进来。我立刻就认出那是他，并且感觉到这个在我的大脑中产生的信号也同时传达到我的身体，因为，我明显地感到，我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将身体蜷缩起来。我耸起肩用衣服挡住了我的半张脸，同时低下头，搬着椅子挪出了吊灯投下的光圈。他从我身边走过，并没有注意到我。他坐到了那些演员们中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脱下了外套，那是一件带着棕色毛领子的鹿皮夹克衫。他拍着其中一个人的手臂，谈笑风生。即使从那么多人中间我仍然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我试着不去听，我更愿意第一眼看到的是他与露丝在一起，罗

尔，作为“露丝的罗尔”。“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觉得他怎么样。”我的手伸进大衣的口袋寻找我的烟，可它不在那儿。在我的皮包里，在露丝的化妆间。我有一点懊恼。我很想验证一下我自己，验证一下我的想法，一支香烟会对我有所帮助。我依然能够听到他的声音，透过镜子的墙面，我也能看到他的脸，一张光洁的、线条清晰的脸。他没有戴眼镜，他的表情显得很专注，深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额头的鬓角上还残留着演出时化妆的粉末。从侧面看上去，他其实并不算英俊，甚至显得有些呆头呆脑的样子，就好像一个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那微微向前探出的下巴，低低的额头。他的确很高，他的身体强壮而有力。一双粗壮的手正比比画画地打着手势，不时还抚一下他那光秃秃的脑袋。我的耳边又回响起露丝的声音：“说不清，或许只是身体上的感觉？有点与众不同的味道？”现在我明白了她真正想要表达的含义，但是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她说的那样。我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身上，我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他的一切可其实又对他一无所知。我小心翼翼地我将我的椅子重新挪回到桌子跟前。我几乎不能自如地呼吸，一时间我忽然变得不知所措。门开了，露丝走了进来。

她走进来，立刻便看到了罗尔。她的眼光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她的脸上显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随后她的目光越过其他的人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最终落在了我的身上。她伸出右手朝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然后走到柜台跟前，点了一杯啤酒。她将她的背影固定在那里，好像她很肯定有人在注视着，然而事实上罗尔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接着她走到我的桌子跟前，坐在我的身旁，饥渴地喝了几大口啤酒，然后放下杯子。“怎么样？”她问我，“你看到他了吗？”我一本正经地问她：“你有没有烟？”她显得有些困惑不解，睁大

了眼睛，长长的睫毛高高地翘起来，随后微微一笑，从她的包里取出一盒烟。此时她又换上了她那件蓝色的连衣裙，头发还保留着刚才在剧中爱丽亚特的发型。她看上去很美，只是显得有点疲惫。她说道：“有你在哪儿真是太好了。”然后不甘心似的又问一遍：“你看到他了吗？”说罢，朝那边的方向点头示意。我回答说：“没有。”她说：“他已经来了，就在那边坐着呢。”“在哪儿？”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就在左边第三张桌子，中间那个。”我点了一支香烟，脑海中重复着方才我们的几句话：“你看到他了吗？”“没有。”“你看到他了吗？”“在哪儿？”然后我转过头，朝罗尔那边望过去，就在这一刻，他也转过身来看到了我们。他望着露丝，对她微微一笑，露丝也对他露出了微笑，同时在桌子底下用她的小腿碰了碰我的腿。我吸着烟，说道：“这个家伙我喜欢。”接着我又重复了一遍。罗尔站起身，他想向同桌的人告辞，却被拉住不放，后来还是脱了身，朝我们这张桌走过来。他的步伐缓慢而轻松，仿佛是在有意展示他的身体，还有他的整个人。我将视线挪走，可很快又挪回来，不知怎么我有种很害羞的感觉。罗尔坐了下来。他本来应该坐在露丝的身边，可他却把椅子移到了我们两人的对面。露丝为我们相互介绍，我们隔着桌子朝对方伸出了手。在礼貌地握手之后，我迅速抽回了我的手。桌子下面露丝的腿一直紧紧地贴在我的腿上。他开口了：“露丝经常和我谈起你。”说这话时，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他的眼光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可它一直都没有从我的目光中移开。就在此刻，女厨师的一声高喊打断了对视。那是他的名字“罗——尔——”，声音传遍了餐厅的每一个角落，仿佛巨兽发出的一声吼叫。他略显无奈，从座位上站起来，朝柜台那边走去。他一走开，露丝便低声叫道：“我的老天！”然后急切地问道：“快说说，他到底怎么样？”我不由得笑起来：“露丝，我认识他才不过六十秒钟的

时间！”这时，他已经端着一盘汤走回来。他又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开始吃饭，不再说话。露丝在一旁看着他，就好像她从未见过某个人吃东西一样。于是我的目光也落在了他的身上，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别的。他吃东西的样子实在很奇特，或许是在他的头脑中一直保留着一个固定的角色，遵循着一种特殊的进餐礼仪，好像一个弗朗西斯派的托钵僧侣坐在天主教修道院的进餐大厅的木桌旁，或是一个南蒂罗尔州的农夫膝上放着金属的盘子，总之在我看来愚蠢又好笑。他向前探着身，表情麻木而机械。他咕嘟咕嘟地喝着汤，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匀速地将汤匙送进嘴里，然后再回到盘子里。食物经过他的喉咙时发出很响的声音。我们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一直到他吃完这顿晚餐。他轻轻推开空盘子，我本以为他接下来会打一个响嗝，不过我的想象落了空。看上去他很擅长这种速战速决。他用手背轻轻地抹了一下嘴巴，靠在椅背上，冲我们微微一笑，说道：“那，你怎么样？”露丝回答道：“谢谢，很好。”她说这话的语调令我感觉很陌生。那其中夹杂着的不安和委屈，是我在从前的露丝身上所没有看到过的。她一脸凝重的表情，好像心事重重，嘴角紧绷着。“演出怎么样？”罗尔问道，他的关心似乎使她得到了一点放松。那温和的语气，毫无敷衍和客气，传达着一种真挚的关怀。于是露丝也开起了玩笑，回答道：“跟平常一样，红得一塌糊涂。”说这话的时候，露丝故意做出一种轻蔑的表情，仿佛想要表明，她眼里的这座小城里的观众也实在没有什么更高的品位。但是她的那种姿态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我其实根本用不着演得那么卖力”。她继续说道，然后终于将她在桌子底下的腿从我的腿边移开，带着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开始扫视整个餐厅。此时罗尔的微笑显得更加亲切而友好，他看上去好像也并不像是很习惯或欣赏露丝这种任性的风格。而露丝却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也许是她也根本不能违背

自己的性格。她似乎总是想要向他证明些什么。至于我，罗尔则干脆看也不看，这不但丝毫没有让我觉得他无礼，相反我却觉得很舒服。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露丝身上，只是，他却使我隐隐地感觉，他的这种做法好像是在向我悄悄传递着一些关于他的信息。他向她询问了所有的事情，甚至是最琐碎的小事也没有落下。而露丝则没有一句正经的回答，而且，她的表现越来越显得夸张和做作，有些小题大做。这令我几乎无法忍受，于是我轻声打断他们的谈话，起身离开一会儿。我走进洗手间，在镜子跟前停下，茫然地注视着镜子中我的脸。我问自己，罗尔眼里的我是什么样子？我走出洗手间，在化妆间门前的楼梯上来来回回地走着。此时，恰好这个歌剧院的芭蕾舞团表演刚刚落幕，这一队人一下子冲出来朝食堂涌去。胖胖的号手，喝得醉醺醺的小提琴手，干瘦的芭蕾舞演员脸上还带着被抓破的伤痕。我将身体紧贴在墙面上，似乎也被他们演出之后这一刻那难以抑制的欣喜与狂热的情绪所感染。霓虹灯发出刺眼的光芒，音乐家们看上去都显得疲惫而落寞。一个大提琴手拖着他那看上去好像一只旧衣箱一样的琴盒走下来。

“去他的莫扎特！”一位女舞蹈演员骂道。

当我再次走进餐厅的时候，罗尔与露丝两人看上去已经平静了下来，或者至少露丝看上去已经平静了许多，整个人都放松了。她的双颊泛起了红晕。她正远远地探出身子和桌子那头的罗尔交谈着。我回到座位上，她一看到我立刻停了下来，仿佛感到有些失态似的重新靠到椅子的后背上。两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仿佛等待着我说些什么。我忽然有些不知所措，内心里又感到有点好笑。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桌面。我想暗示露丝我现在完全没有准备，也没有话说，更不能提供任何的帮助，至少此刻不行。可是露丝只是微笑着，她那心不在焉的目光淡淡地从我的脸上扫过，然后动作很奇特地将她的手搭在我的手上，问道：“你

们还想再喝点什么吗？”我平静地回应道：“请给我来一杯葡萄酒。”说完抽回了我的手。罗尔说：“我不要了，谢谢。”于是露丝站起身去点葡萄酒。当她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也随着她转过身去，然后突然从后面用一种无比下流的手势穿过她的两腿之间攫住了她。她停在那里，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她就这样任他捉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望着别处。而他的眼睛始终直视着她的脸。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尽管这两人就好像是探照灯下的一对雕像，如此醒目而动人。他们就这样站着，不知过了多久。最后他终于放开了她。露丝的身体轻轻地晃动了一下，但她很快又站直了身体，继续朝柜台走去。罗尔转过身来面对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

当露丝悲伤的时候，她就会哭泣。我依然记得那一次她和她的母亲吵架之后，她就蜷缩在电话机跟前，一言不发；还有一次她和她的某个男朋友在深夜的大街上激烈地争吵，那个家伙动手打了她。我依然记得她当时那张惊愕诧异的脸，那可绝对不是故作姿态，不是表演，而是真实到了极点。每当露丝为了某些她无法说清的或是不愿说出的理由而难过的时候，她便坐在写字台前的那把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两只脚蹬在椅子边上。她的整个身体好像瘫在那里，神情恍惚，仿佛灵魂出窍，眼泪无声地从她的面颊上流淌下来。我站在门口，倚在门框上，说：“露丝，我能做些什么呢？”她只是摇摇头，一句话也不说。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看见她这样——两次？三次？或者四次？我从门口退出来，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一会儿走进我的房间，一会儿在客厅里穿行，一会儿又钻进厨房，然后再回来，当露丝悲伤的时候，我便也好像麻木了一样不能活动不能思考。我洗了三个碟子，然后靠在厨房的窗前点了一支烟，后来又随便翻开一本书不知所云地